

五月的雨在清晨时悄然而至，带着甜意，均匀地把城区、田园洒得湿漉漉的。街路旁，两行枝叶蓬蓬勃茂的国槐远伸向大街的尽头，与树下的花草自然组成繁盛的街景。槐城又将迎来槐花怒放的季节，浓郁的槐香会吸引游人流连忘返。

三槐堂坐落在中华槐园右侧，那座三层现代风格的小楼掩映在槐荫里，绛灰的色调让人与槐树枝干本色联系起来。窗框与楼檐用白色勾勒出明晰的界限线，自然又与洁白的槐花相联想。满园的槐树和各色花木静谧地迎接着游人。

风已知趣地躲远，雨滴很小，稀疏地点在散开的黑发、飘动的衣襟、扬起的手背上。石桥为一道玉带般的湖面加上一个灵气的玉佩。站在桥上，水如淡色的翡翠，水边的翠草是翡翠中难得的绿点。锦鳞结队而来，在人们投下的清影里折返，须臾间又回游过来。红的、黄的、白的，以及紫红、黛黑、淡蓝，色彩也并不是简单地一抹于鱼身，在它们频频摆动的脊背肚腹上是灵动的霞彩。雨滴点在鱼儿激起的涟漪里，更像它们点点的心跳。

左侧的湖水围揽了一处圆形的芳草地，是荷叶在水草里挺出，还是水草从荷叶中秀出，怎样看来都是生动的意境。“荷锄小小半溪香，槐幄阴阴一亩凉”。湖水环揽处，从几块不规则的石块跳动着走上小洲，棕色小亭三角形顶，简约的方梁、木柱和那网格的亭

栏，让人置身在宁静的典雅里。

雨滴骤然间密集起来，湿了右侧的曲桥，打开一柄柄花伞，脚下桥板叮叮咚咚带着雨的柔情。睡莲在水面平展开叶子，雨点总也洗不去叶上的亮色。莲花粉红、鹅黄、玉白，美妙示人，早早在水中占了初夏的先机。暗褐色的水榭，翘檐上仰，周有石栏围护，古朴、凝重。想那月朗时，邀二三好友，围坐亭中石桌品茗。闻萦萦槐香，看水中月影，谈文吟诗，莫不是仙境去处。

亭东一株大槐拔地上出，树身弯曲，顶又分出几小枝，像巨人扬臂迎日之态，又像苍龙腾空欲去。正是“天仗龙旗穿影去，钩陈豹尾拂枝来”。扔下雨伞，跳上土坡，一脚脚避开柔草，环抱大槐，竟两抱又半。任雨滴落满两臂，闻着槐身散发的温馨木香。

周天子应是善于把自然与社会相融的一大伟人，槐树的千年长寿可喻江山永固，大槐之荫可喻庇护皇家之地。于是植下三槐，为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上朝面立之处；左右栽九棘，为卿侯等朝臣站立之标志。槐位、槐府也就成了古人高官显贵的代称。槐与魁字

## 雨中三槐堂

张华北

有近，槐也就和举子有望登科入仕相关。宋臣王佑曾建三槐堂于开封东门外，手植三槐于亭园中，愿子孙槐荫之下得为三公，此后果然如愿。苏轼曾作《三槐堂铭》以赞：“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归视其家，槐荫满庭。……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古人梦寐高官厚禄也罢，憧憬福荫长绵也罢，槐在人们心目中，更是寄托乡愁、寄寓祥瑞的生命之树。

沈丘之子房墉从故乡走进京城，又从京城回到家乡。割不断的乡愁使他情系桑梓报恩这片故土。牢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携翰高集团的精英投巨资兴建槐园，立志将沈丘打造一座美丽槐乡。一座研究槐文化、发展槐产业的研究中心三槐堂在他心中酝酿，在他手中诞生。千年古槐、千亩槐园，千字文故里、万亩槐产业基地，“三千万”工程正在变成现实。

雨丝如线，在槐叶的间隙里落下，园林盈满了舒适的凉意。踏上小石桥，步入一片槐林。密叶拥翠，青砖铺就的疏影小径蜿蜒着延伸，裸露的土壤已被

绚烂的花丛和绿草遮掩。那曾经的农家的碾盘在槐树下沉默无语，那残破的石碑是多少代人粗糙的大手磨损的。一个个圆圆的磨盘在林间连成一条石路，曾经的五谷磨平了一道道深深的痕迹。二三小小白蝶轻盈地飞来，在花中停停，在草中落落，俨然随着一支林间的舞曲展翅，雨丝溅落的声响竟是为它们伴奏。

转过槐林深处，听小溪那边有阵阵鸟鸣，像夜莺又像百灵。一座木桥恰如其分地连接两岸，溪水溶溶，融汇了黄土的微粒，槐枝、柳叶和苇草极力打扮了每一寸岸坡。花从的藤蔓或扬出嫩叶，胀满花蕾；或探入水中，任雨滴轻点，想必花容更艳。

傍晚的雨已有了倦意，夜灯骤然间闪亮，三槐堂内吸引了游人。书架上陈列着沈丘名家著作、诗集、影册。随手翻阅楹联集，有“淡烟有意，银冠隐约千杯蜜；疏雨无声，翠盖收攢一斛珠”句，诗意浓浓，雅气顿生。书法、绘画布满展厅，满室芝兰之气，翰墨生香。画室、茶厅雅致，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宾朋群集，当挥毫泼墨，寄情槐乡，

## 沙颖独步（外二首）

◎ 薛顺民

独步溪边读夜空，  
依依杨柳唱寒星。  
一川碧水一川月，  
万里浮云万里风。  
窃闻桥下多情语，  
乍见滩头垂钓翁。  
水声袅袅听天籁，  
心静无求三界空。

行吟思怀

莫误风光无限好，  
抚琴意少知音。  
结朋但美心相印，  
交友焉求人断魂？  
守望寂寥寒彻骨，  
放飞幻梦易封尘。  
谁常记取当年约，  
相叙重阳有几人？

老年晨练族

霞飞天外沐晨风，  
岸柳频摇舞步轻。  
耄耋之年当益壮，  
古稀数载又中兴。  
乡村水墨丹青路，  
闹市笙歌钟鼓声。  
盛世小康开盛景，  
春来处处唱流莺。

## 秋雨中话闲

卢玉峰

秋天来了。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丝毫没有即将收获的喜悦，心里反而觉得坦然。前一段时间忙得要命，手脚不得闲。现在好了，终于告一段落，秋雨也落下来了。得以静静地坐在窗前，听着雨声淅淅沥沥，看着街道上来往穿梭的车辆，反倒显得有些许的清静。

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遐想。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速而紧张，上班、下班、家务、应酬等等，人仿佛成为机器，为家庭运转，为事业运转，为生活运转，却难得忙里偷闲。张潮所谓的“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必须得活到一定的境界才能实现。像我等凡人俗子，闲的时候更多的是困，读书竟然成为了催眠剂。好不容易赶上个星期天，倒头便睡，一觉睡到自然醒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了。有时候猛然觉醒一次，忽然觉得几十年的时光，就这么一下子没了，颇能让人感慨一阵子。

也许只有一种办法，忙里偷闲。心静自然凉，或者说，心静自然闲。所谓忙得焦头烂额的说法，大多指的是一种心境。忙人好的心态，应该是一种素质，是一种修养。这当然会有先天的成分，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后天的修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种闲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光风霁月般的极高的境界。

反观自己，距离这种极高的境界还有十万八千里，横竖看自己都是俗人一个：好读书却常常半途而废，爱打球却身体虚弱，慕高雅却还是俗不可耐。但一切都还好好的吧，没有大起大落，大张大合，听听歌，读读书，打打球，随意而往。为儿子的成长操心，听听妻子的唠叨，做做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未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领悟。

不妨忙时焦头烂额，闲时随意而为，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比如我此刻静坐窗前，静听秋雨缠绵。



沙  
颖  
文  
艺

## 一个农民通讯员的新聞故事

王锦春

7月末，豫东大地旱魔肆虐，各地抗旱进入关键时刻。7月30日，周口日报二版刊发一篇消息《曹河乡全力以赴抗旱》。这篇200多字的小稿，对于广大读者也许没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作者，则非同寻常。它成为作者张宜举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新闻作品。消息刊发9天后，张宜举因脑溢血不幸去世。就在发病的头天下午，他还写了一篇消息。发病的当天下午，他还与经常搞新闻报道的同行商讨下一篇稿件的写作角度。70多岁的老通讯员张宜举倒在新闻的路上，几十年来发表的难以计数的作品成为他的纪念碑。

20多年来，张宜举一直写稿供稿，是周口日报社资格最老的农民通讯员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周口日报刚创刊，他来报社送稿，见到我们这些编辑，很是亲切，竟称我们老师。其实我们刚参加工作，年龄大多20多岁。他当时已50多岁，与我们的父辈年龄相当。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们回称他张老师，他不同意。后来，大家找到一个都接受的办法。我们称他老张，他直呼我们的姓名。

沾着露珠的稿件

在周口日报社庞大的通讯员队伍中，老张是不是最先给报社送稿的，无法考证。但是，他来的次数多，则是人所共知的。老张是个高产作者，他隔三差五来报社，与多个科室编辑都熟识，与大家交往留下不少佳话，回想起来，如在昨天。老张给我最早的印象，还是他那“沾着露珠的稿件”。那时，我们8点上班。常常看到老张站在报社大门外的台阶上，一顶发黄的草帽，一副老

花镜、一辆破自行车，是他标准的搭配。见到编辑，他主动迎上来，掏出几页纸，这是他的稿件。尽管稿件在衣袋里保存，还是有些潮湿。看看老张身上，上衣有点湿，而裤腿沾满泥巴上面还有少许草叶。原来，他早上5点多就起床，拿着头天晚上写好的稿子，从曹河老家沿着乡间小路骑车来到报社。晨风吹开了他的衣襟，晨露打湿了他的全身。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来那么早，老张解释说，这样回家不耽搁干活。天长日久，“沾着露珠的稿件”的故事在编辑部传开了，许多编辑记者都拿老张做榜样，学习他的敬业执着。冬天，老张也常来报社送稿，只不过，他身上又挂着霜花、雪花。有一年冬天雪后路滑，他骑车来报社，摔了一下。老胳膊大腿，几个月不能骑车，可把他急坏了。印象中，那段时间他曾几次搭乘别人的车来报社。

最近几年，通讯员大都通过电子邮箱向报社投稿，很少来送稿了。老张六七十岁了，他眼神不好学不会电脑。写好的稿件有时让乡政府的人录入，孙子媳妇也成了他电邮稿件的好帮手。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带着打印好的稿件来报社，他说主要是想与编辑们交流一下。老张去世后，我特意沿着

老张经常走的路线骑车到他家吊唁。亲身体会一个老人的不易，寻找他的力量源泉。骑行20多公里，坚持20多年，老张对新闻的坚守、挚爱，已经超越了一般人，超出了世俗的理解。一个普通的民用自身行动给我们留下精神财富。

贴满剪报的陋室

20多年间，老张在周口日报发了多少稿件，已经无法统计；他骑车来报社多少次，也没法统计。反正他每年都是周口日报社的优秀通讯员，全市的通讯员都知道老张的大名。老张的稿件命中率很高，不是因为他经常来报社，而是作品质量实在是高。早年，他手写的稿件工整清晰，新闻要素齐全，再加上直接送来，时效性特强。后来，他的稿件又有了新特点，上连国家政策，下接百姓地气。这样的稿件，哪个编辑不喜欢？以至于我们曾让一些新入门的记者编辑学老张的工夫。

一个农民通讯员，偏居乡间，信息不灵，哪来那么多的灵感？我曾多次想叩开这个谜底。老张去世后，我终于在他家里找到一些答案。在农家老式房子里，老张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也是他的卧室。一张木床、一张书桌，此外，便是书报杂志一摞摞、一垛垛，荣誉证书塞满两三个纸箱。四面墙壁上贴着剪

报。政府工作报告摘要、中国梦的内涵、2014年经济工作六项工作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示……书桌上，摆放着他常年戴的老花镜，还有一个放大镜。他儿子介绍，近几年老人的眼睛出了问题，戴着老花镜，再辅以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书桌上有关于党的报告摘要、中国梦的内涵、2014年经济工作六项工作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示……书桌上，摆放着他常年戴的老花镜，还有一个放大镜。他儿子介绍，近几年老人的眼睛出了问题，戴着老花镜，再辅以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书桌上有关于党的报告摘要、中国梦的内涵、2014年经济工作六项工作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示……书桌上，摆放着他常年戴的老花镜，还有一个放大镜。他儿子介绍，近几年老人的眼睛出了问题，戴着老花镜，再辅以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

一展才华。一千五百年已经十分遥远，《千字文》研究会竟能把古今链接一起。令那沈丘才子周兴嗣欣慰的是，他绞尽脑汁集千字所成之韵文，曾一度滋养了数代童稚之心。而今他的美文已不再是千古绝唱，千年的槐乡延续了他不朽的神韵和精神。

餐桌被妆点得五彩缤纷已令你惊叹，晚餐的每一道菜肴都来自于自然，来自于生态园林。曾去森林公园，那似农家的篱笆里，土鸡群在树间草丛徜徉，鱼群在池塘中上浮下潜。羊群散放在宽阔的槐林，牧羊人悠闲地依槐入梦。蔬菜、瓜果、五谷杂粮、芝麻油料、肉类鱼虾，园中种养应有尽有。饭菜制作传统工艺，迎合天时迎合四季，一叶一豆、一羹一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如果说，槐树的伟岸挺立了人们崇敬的风姿，而槐蜜、槐药、槐酒、槐食的奉献，又体现了槐树一身更多的价值。槐树、槐山羊、槐山药拓展了三槐的产业，槐乡的槐增添出富足的厚意。

最后的雨滴终于融汇在湖水里，微风徐来，夜灯在庭院的小桥头、小湖边、小路口闪亮。槐林里、花坛处、水榭旁柔和的灯光点缀出亭园的幽静。“旖旎随风动，柔色分陆离”，水中复制了一个梦幻般的五彩世界。何不在这里等待那圆月由槐林升起，闻着槐香，听着虫吟，让美景伴我入眠。（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河北散文学会副会长、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 小草

王君月

旷野里，每时每刻，每个角落，好像是哪儿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哪儿都能看到它的笑脸。它虽然不择土质的优劣，但它好像已经垄断了所有的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像是海纳百川，不择细流？像是人容万物，天下皆友？满足他人，反而成就了自己？夫不争，天下莫与之争？沉默无言的小草的心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天机。

它不与鲜花争奇斗艳，一任鲜花在它的身边花枝招展，敛尽艳美，一身的青绿素净更是衬托了花儿的娇艳。它也不与大树争高低，一任大树在它的头顶耀武扬威，叱咤风云，只管默默地滋养着

着树下的土地。它像是一个朋友，为了好友的优秀而欣慰，但是却并没有忘记成就自己；它像是一位母亲，为了儿女的成长而喜悦，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那一年中秋登黄山，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云雾缭绕，寒气逼人。向下望去，深不见底，枝丛掩映，溪水潺潺。向前看，是一壁陡峭的山峰，经历了年累月的风霜雨淋，月白色的山石清峻洁净，雾中含黛，煞是美丽。朦胧中那一片青白是些什么，仔细看去，原来在接近峰顶的石壁间有一丛山草在突兀着，以石壁为土地，向半空中平行地伸展着身体，且在那草间绽放出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好像是演员在高空中表演杂技，又像是《天鹅湖》里跳跃的芭蕾。谁说小草太过于平凡普通，谁说小草的生命卑微，这岩壁间的小草是如此优雅高贵。

老张年轻时就爱写作。街坊邻居回忆说，几十年来，他书房里的灯都是村里最后一个熄灭的。当年生产队深翻土地，老张边干活边琢磨，没想到当天晚上，一首小诗就写出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攻诗歌，写了不少，也发表不少，赢得农民诗人的称号，这在当地的地方志里就有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写散文。在一本地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周口地区志里，张宜举以散文《动物兵》的成功走红，与当时我市其他几位著名作家一起，获得赞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周口日报的创刊，各县市都涌现出一批农民通讯员。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老张当上了淮阳曹河乡的土记者。那时，他已经50多岁，在文学创作上轻车熟路，又担起新闻写作的重任，完成了从一个作家到农民通讯员的转变。当他风雨无阻地来报社送稿时，当他恭恭敬敬称年轻一代老师时，当个别编辑对他居高临下时，他不曾透露过半点足以称道的辉煌。我认为，他是对编辑的尊重，更是对知识的敬畏。他儿子说，父亲很少向人提起以前的成就，只有一次是例外。老张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满堂儿女给他过生日。大家围在一起，他竟主动拿出年轻时发表的文学作品，对儿孙说，我终手弄清了“陋室一间作品等身”的缘由。

最晚熄灭的灯光

在与老张打交道的20多年里，我们一直确信他视新闻为生命，是一个优秀的农民通讯员。作为编辑，我们也为遇到这样执着的作者而高兴。其实，老张很早就功成名就了，写新闻只是半路出家。

老张书房的灯光再也不会亮了。但是，他用勤奋执着给人们留下一个个难忘的记忆。老张一生写出无数动人优美的文章，他也用生命写就了自己的人生大文章。这篇文章，有美好的开头，有丰富的主体，有圆满的结尾。

## 我爱秋天的田野

◎ 王雪奇

秋天的田野  
一望无际  
像一幅油画一样  
蚂蚱蹦跳 蟋蟀歌唱  
大豆 一片金黄  
高粱 红着脸膛  
芝麻 阵阵清香  
队伍 一片整齐  
抿嘴 竖耳  
聆听丰收的消息  
玉米 把嘴上的口红抹去  
露出排排整齐的金牙  
不停地笑啊 笑啊  
棉花 敞开喜悦的胸襟  
为丰收歌唱  
绿色的裙衣在风中飘扬  
  
深情的秋波  
为秋天荡漾  
秋风带着一股清凉  
把酷暑吹散  
吹打在身上  
吹跑了满身的烦恼  
爽快地  
送来了一杯佳酿  
洋溢着五谷的醇香  
醉了我  
也醉了我的故乡